

清代中期與末期朝鮮的文化認同： 歷史案例研究

楊仕樂^{*}

摘 要

區域國家如何應對中國霸權？除了典型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觀點，建構主義式的文化認同觀點認為，區域國家是否認同中國文化，是關鍵的因素。明朝時，朝鮮對明朝是從反抗到順從甚至拼死效忠，其對明朝的中國文化認同，是在雙方長期互動累積的氣氛醞釀之下，再經明朝兩度大軍協防抵禦日本入侵之後，才驟然產生的。不過，朝鮮對明朝的效忠就是對後續清朝的抵抗，清初時朝鮮迫於威逼而得服從清朝，但到了清朝末年朝鮮內部卻也有持續效忠清朝的呼聲。朝鮮到了清末，對清朝是否也有文化認同？若有，其形成的過程是否與明朝時相同？本文發現，經清代中期至末期，朝鮮仍然認同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明代所建立起的文化認同呈現驚人的持續力，歷經近三百年之後仍然存在。

關鍵詞：文化認同、中國崛起、明朝、清朝、朝鮮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部分成果 (MOST 107-2410-H-606-008-MY2)，本文純屬作者個人觀點。

^{*}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Email: shihyueh@nhu.edu.tw

收件日：2020 年 9 月 28 日；修正日：2021 年 3 月 24 日；接受日：2021 年 5 月 27 日

Korea's Culture Identity in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A Historical Case Study

Shih-Yueh Yang*

Abstract

How do regional states respond to Chinese hegemony? In addition to the typical realist view of power politics, the constructivist view of cultural identity holds that whether regional states accept and admire Chinese culture is the key factor. While Korea was strongly against the Ming Dynasty in early days, it became loyal to the Ming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Korea'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o the Ming was brewed in an atmosphere of long-term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then show up suddenly after Ming's protection of Korea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Korea's allegiance to the Ming was exactly the resistance to the follow-up Qing. In the early Qing, Korea was forced to submit, but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re were calls for continued allegiance to the Qing. Did Korea also develop a cultural identity with the Qing by late Qing period? If so, was the process the same as in the Ming?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from mid to late Qing, Korea still adhered to the legitimate Chinese culture represented by Ming. This cultural identity established during the Ming showed an astonishing persistence, which existed for almost three centuries.

Keyword: Culture Identity, Rise of China,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Korea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mail: shihyueh@nh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20.9.28; Revised: 2021.3.24; Accepted: 2021.5.27

壹、前言

區域國家如何應對中國霸權？除了典型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觀點，建構主義式的文化認同觀點認為，區域國家是否認同中國文化，是關鍵的因素。於此，歷史上的中韓關係，尤其是明代時的中韓關係，被認為是此一文化認同論的主要根據。康燦雄 (David C. Kang) 是這方面代表性的學者，他認為在古代東亞區域裡，因為有共享的中國文化，區域國家認中國的文化，因而能長期維持相對的穩定，遠優於戰亂頻仍的近代歐洲。在東亞國家之中，對中國文化認同最深者，則非朝鮮莫屬，明代時朝鮮大量引進中國文化，除了在狹義的文化所指的文學藝術、禮儀服飾之外，也在廣義的文化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各方面仿效、學習中國，並以對儒家學說的熟悉與穿著的相近最為可見，也因而自認已堪稱文明。明代時朝鮮服從中國，不只是因為中國的強大，而也是因為朝鮮認同中國的文化 (Kang, 2003, 2004, 2005, 2010; Kang, Shaw, & Fu, 2016)。反對的觀點之外 (Kwan, 2016; Phillips, 2018)，呼應、延續此一研究路徑，許多研究也都發現，即使明代末期明朝已然衰弱，朝鮮卻仍持續認同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效忠明朝，甚至到清朝建立以後（楊仕樂，2017）。不過，既有的研究卻也發現，朝鮮在明代之初僅管服從明朝，卻充滿敵意與猜忌，從明初的「口服心不服」，到明末的「口服心服」，朝鮮建立起對中國的文化認同，是中韓雙方長期互動累積的氣氛漸漸醞釀（漸變）之下，再經1592年與1597年明朝兩度大軍協防抵禦日本入侵的重大事件之後才驟然（驟變）產生。

既有研究中發現，從明朝建立直到明朝皇帝出戰被俘的土木堡之變，朝鮮並未因為明朝的慘敗，就認為明朝已然衰弱而不必再服從，對明朝還是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深怕觸怒明朝招致災禍（楊仕樂，2018）。不過，朝鮮對儒家經典、文藝音韻等的大量引進與潛心學習，還是有慢慢產生影響，使朝鮮在此後對中國文化逐漸展現出一些認同；只是，在此同時，一旦面對關乎國家利益的涉外事件，朝鮮仍然是採取利弊得失的效益算計。朝鮮內部對明朝的艱難要求，往往是「矇混應付」與「無奈照作」兩派相持，但最後都因朝鮮弱小而採取後者。這種狀況到了明朝兩度大軍協防朝鮮抵禦日本入侵，實踐了儒家經典中「興滅繼絕」的義務（楊仕樂，2016）之後，才有徹底的轉變。日軍來襲之初，朝鮮對於是否該向明朝求援，明軍來援是否會對朝鮮有害，以及明軍是否會願意援助都沒有把握，甚至也還有猜忌；明軍抵達後，中韓之間也因為犒賞、和談等問題而時有摩擦。然而，親眼見到明朝不惜耗費鉅資派遣大軍，冒

死與日軍接連血戰保全了朝鮮，朝鮮對明朝終於改觀：中韓之間情同君臣父子，明朝對朝鮮有再造之恩，即使清兵兵臨城下仍誓死效忠明朝，甚至到清朝建立以後（楊仕樂，2019）。

既然從明初到明末有這樣從「口服心不服」到「口服心服」的改變，從清初到清末是否也是如此呢？面對明末時拼死也要反抗到底的清朝，朝鮮在清初時迫於威逼也是不得不服從，但到了清末時又是怎樣的態度呢？既有的研究確實看到朝鮮有意乘機擺脫清朝，但在此同時鮮內部也存在持續效忠清朝的聲浪（季平子，2001：629-631；林亨芬，2011；羅強，2009）。是否，從清初到清末的一百五十年間，朝鮮也對清朝產生了文化認同？若有，此一過程與明代中期的一百五十年有何異同？此一問題的答案對於當代中國崛起的探討，有重要的意義。的確，當力量對比懸殊又無外力可引借時，無論是否有文化認同，面對強大的霸權，區域國家不管內心怎麼想，外在的行為表現都是服從；但是當力量對比發生變動、有外力而有結盟的可能之時，文化認同就成為關鍵因素。這正是當前所面臨的狀況，在中國崛起而美國為區域外力量之際，如果區域國家認同中國的文化，中國將不會面臨區域國家聯合美國的抗衡聯盟。目前看來，近代以降西力東漸、傳統與現代相互激盪，錯綜複雜而分歧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歷史記憶之下，就是曾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韓國，也能反過來以流行文化衝擊中國，區域國家顯然對當代中國沒有多少文化認同，那中國有沒有辦法在崛起之際，讓區域國家建立起這種認同？明朝中韓關係的歷史案例研究之後，清朝中韓關係的歷史案例研究，將能提供進一步的指引。

貳、清代中韓關係：文獻探討

關於清代的中韓關係，在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關係學界少有著墨，但歷史學界則有不少研究成果。其實，一如明朝，清朝雖然也常自稱中國，但無論明朝或清朝，都不能就完全等同於中國。對朝鮮而言，應該說「中國」是「文化認同」的對象，「清朝」或「明朝」等則該說是「國家效忠」的對象。明朝時，因為文化上對儒家思想等各方面的潛心學習，以及政治實踐中明朝不惜巨資血戰的協防，朝鮮建立起對中國的文化認同，也一併拼死效忠代表中國文化的明朝，但當中國改由外族建立的清朝所統治，朝鮮該如何自處？建立清朝的是滿人，是所謂的「蠻夷」、「韃虜」，但清朝為了統治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漢人，也學習起朝鮮所仰慕的中國儒家思想，以儒家經典為教本科舉取士，並自詡已繼承了本由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的正統。朝鮮是否能夠接受這樣一個衝

突性的組合？朝鮮是認同中國文化，但能否也就此認同清朝繼承中國文化正統並效忠清朝？

當代強調清朝有「內陸亞洲」性格，故而不同於其他所建的王朝，甚至部分地認為清朝根本不算中國的「新清史」學派，就很能反映朝鮮所面臨的局面。只不過，新清史代表性學者如歐立德 (Mark C. Elliott)、柯嬌燕 (Pamela K. Crossley)、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等人的研究，關心的是滿人的自我認同，與宮廷皇室的生活、習俗、祭祀、宗教等活動中所呈現的滿族特性，甚少關注朝鮮如何看待清朝 (Crossley, 2002; Dunnell et al., 2004; Elliott, 2001, 2009; Perdue, 2005)。少數如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則在《跨界觀點下的近現代中國與東北亞》(*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一書中，有較大篇幅去論述朝鮮方面如何透過祭祀禮儀，穩固自身與清朝間的華夷之別 (Rawski, 2015: 128-135)。然而，羅友枝雖有使用朝鮮方面的史料，卻只是各個事件的引述，並未進一步考察朝鮮內部的決策過程。後續如王元崇的研究則提出反駁，認為清朝就算本來不是中國，但到18世紀末時已經成功把自己塑造成中國了，朝鮮也因而開始對清朝改觀 (Wang, 2017: 144)，但他主要是探討朝鮮出使清朝的人選、儀式等技術性問題，運用的大多是使節的個人文書 (Wang, 2018: 121-214)，也沒有考察朝鮮內部的決策過程。

新清史之外，針對朝鮮與清朝的研究比較多。朝鮮在明末對明朝的效忠，也就是對新興清朝的抗拒，既有研究已發現在清朝末期，除了主張趁機擺脫清朝的「開化黨」，朝鮮內部竟也有主張持續效忠清朝的「事大黨」（簡江作，1998：372-376）。這朝鮮從清初到清末的轉變，與朝鮮從明初到明末的轉變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朝鮮都是從原來的抗拒轉而順服，並在中國已然衰退時仍是如此；不同的是，相對於明末朝鮮內部幾乎是一面倒地主張效忠明朝，清末時的朝鮮內部則是分歧的，惟事大黨稍占上風（簡江作，2005：145-156）。不過「事大黨」與「開化黨」之爭，既有的研究鮮少探索其過程。雖然學界對於清末中韓關係的研究算是相當多，但主要是集中在甲午戰爭前後，且都是以清朝的立場與考量為重點，對朝鮮方面的敘述僅草草帶過（王海龍、劉曉敏，2010；全瑩、王陽陽，2011；呂萍，2007；孫昉，2010；張靜、吳振清，2007）。「事大黨」為何想要持續對清朝效忠？是認為儘管在列強進逼之下，清朝仍然強大嗎？還是說已經認同清朝為中國文化的正統繼承了？「開化黨」又為何想要擺脫清朝？除了認為清朝已然衰弱，是否也認為清朝仍是蠻

夷，不是明朝這樣值得拼死效忠的中國文化正統？既有的研究中大多只有想當然爾的論述（吳慶第，2011；周洋池，1992；姜秀玉，2013）。

少數的例外針對甲午戰爭後的朝鮮進行探索，根據當時朝鮮的報紙社論，指出朝鮮在擺脫清朝時並無猶豫，但是否也要一併擺脫明朝所代表文化傳承上的中國，則有相當嚴重的分歧。激進派主張全面割捨以現代化，主張維持原有文化傳承與認同，同時進行現代化的穩健派，則是主流（朴炳培，2019）。另有一些研究則提出相反的論點。他們採取個人層次，根據朝鮮特定的文人或官員，與清朝的學術交流、與清朝大臣的交誼、或是出使清朝的經驗，來呈現清末時朝鮮已認為清朝已是中華。例如，朝鮮通譯李尚迪在與清朝文人交流時，曾作詩仰慕「中華人文藪」並自嘲是「井底蛙」，且因自己的作品在清朝受到好評而受寵若驚：「文筆之近，於中華頗嘉之。榮感惶恐，曷有至極！」（孫衛國，2019：451，454）。又如朝鮮特別選派至清朝學習洋務運動的金允植，就是因為他本來就主張尊奉清朝而獲選，他在清朝的學習更由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直接管理，學成歸國後自然會主張要持續遵奉清朝才能與日本交往（孫衛國，2019：497-520）。再如多次出使清朝的朴珪壽，他也是本來就主張遵奉清朝的立場才獲選出使，出使清朝後眼見清朝飽受外國壓迫，瞭解朝鮮無法一味拒絕日本，才不會落入與清朝相同的下場（孫衛國，2019：461-494）。只是，這些個人層次的研究無法代表當時朝鮮內部決策考量的全貌，未能回答當時朝鮮持續「事大」的政策，究竟是仍認為清朝強大不可抗拒，還是說已經認同了這日益衰頹的清朝已承接了中國文化正統。

清朝中期150年間的中韓關係相關研究更是少見。從現有的研究中可知，清朝時朝鮮並未像明朝時那樣，大量學習清朝（最為可見的是，朝鮮一直沒有模仿清朝的官服，而沿用明朝的官服），而且對清朝是相當鄙夷（李元淳等，1987：215-216）。這樣看來，清末朝鮮竟然也有「事大黨」這樣對清朝的眷戀且還略占上風，似乎很難說是因為在清朝中期有培養出文化認同感。現有研究指出，從1636年朝鮮被清朝打敗後，朝鮮就得派人質到瀋陽給清朝看管，並形成後來朝鮮處理與清朝關係的特殊機構「瀋館」（玄花，2013）；此後1685年朝鮮人越界進入清朝境內與清朝官兵發生衝突的「三道溝」事件，是清初之後中韓之間的首次重大爭端，在清朝強烈要求下，朝鮮嚴懲了自己的邊民與地方官，甚至朝鮮國王也都受罰，朝鮮如驚弓之鳥，此後就嚴禁民眾再度越界（張月瑩，2017）。這些屈辱、不堪的互動經驗，當然很難讓朝鮮對清朝有任何好

感，而現有的研究大致也是延續此一觀點，呈現在清朝統治日漸穩固之際，朝鮮仍持續反清尊明（孫衛國，2019：199-230）。不過，1713年中韓之間對長白山邊界問題進行交涉（姜龍范，1998；趙春虎，2005），結果卻是清朝多劃土地歸入朝鮮，朝鮮國王也因此上表謝恩（趙春虎，2005：32）。¹是否這次事件讓朝鮮開始對清朝改觀？又或是朝鮮只是表面上感激，內部仍對清朝不滿？既有研究則沒有多加考掘，僅指出清朝對朝鮮確實改變了清初以來的高壓，轉而大力攏絡希望朝鮮能感恩戴德，但並未深入探究朝鮮內部對此的討論（孫衛國，2019：171-195），而是從朝鮮各種懷念明朝的祭祀廟堂，論證直到1800年之時，朝鮮僅管表面上順服著清朝，內心仍懷念著明朝（孫衛國，2007a，2007b）。

另外有少數研究則從個人層次，根據朝鮮非官方的個人文字與政治經歷，呈現特定朝鮮官員或文人，如洪良浩、洪大容、朴齊家、李德懋等人，與清朝大臣的私交或出使經驗，主張朝鮮漸漸尊奉清朝（孫衛國，2019：341-377，381-416）。這類研究認為，明末清初時朝鮮奮力抵抗清朝而遭致慘敗，使得朝鮮在表面上雖不得不服從清朝但內心仍效忠已滅亡的明朝，反映在朝鮮內部文書中的用字遣詞，對清朝滿是怨恨與鄙夷。不過，因為清朝日漸漢化、儒化且不斷攏絡朝鮮，乾隆中期時朝鮮內部開始出現所謂「北學派」，他們積極與清朝大臣、文人來往、學習，接著到嘉慶時「北學派」更成為主流，朝鮮大臣不再排斥出使清朝，稱呼清朝的用語也有所轉變，不再鄙視（孫衛國，2019：181-195，261-287）。只是，北學派人士即使有任官，職務大多不高而甚少能參與朝政，有留下的主要只是抒發個人想法的私人著述與書信、詩詞，使得這類研究仍缺乏對全局的考察，大多沒有探討朝鮮內部決策時的考量。甚至，這類研究也不否認，北學派應該說是實用主義，認為清朝若有優點就該學習（李英順，2009；孫衛國，2019：279），朝鮮既是漸漸尊奉清朝（孫衛國，2019：26，282-283，526），卻又不是認同清朝已繼承中國文化正統而應效忠，即使到了清末朝鮮仍視清朝為夷狄（孫衛國，2019：33，60，284），論點顯得自相矛盾。

¹ 後來在 1885 年與 1887 年，清朝又兩度對朝鮮提出交涉，但朝鮮以 1713 年的談判結果答覆清朝，清朝也接受且不再追究。這被康燦雄用以證明中韓間的文化認同感維持了邊界的和平，但他並未考掘 1713 年談判達成協議的原委究竟如何（Kang, 2010: 613-614）。另關於 1885 年與 1887 年這兩次邊界談判的經過，可參閱：倪屹（2014, 2016）。

參、研究架構：歷史案例中的決策過程追溯

要填補既有研究的缺口，瞭解朝鮮是否有建立起對清朝的文化認同，期間經過與明朝有何異同，自然得延續既有研究所採取的決策「過程追溯」(process tracing) 方法，利用朝鮮的原始紀錄，深入探索清朝末期與中期，朝鮮對清朝的態度，分析其中的演變脈絡。於此，朝鮮《李朝實錄》（或稱為《朝鮮王朝實錄》），記載了1392～1910年間朝鮮27代君主與大臣們的事蹟與決策討論，² 仍是研究的對象。延續既有研究中，先觀察到明代末期朝鮮對明朝已形成的認同（楊仕樂，2017），再回追明代中期朝鮮對明朝態度轉變歷程（楊仕樂，2019）的倒敘式邏輯，本文也先考察清朝末期朝鮮是否認同清朝，接著才考察清朝中期朝鮮對清朝態度演變的歷程。

首先是清朝末期，這是以鴉片戰爭為開端，清朝遭逢一連串內憂外患終至覆滅的衰弱時期。在這個時間範圍內，本文進行決策過程追溯時的焦點在於：如果此時的朝鮮是因為有對清朝的文化認同，認定清朝已經繼承了明朝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才出現前述「事大黨」的見解，就應在《李朝實錄》中同時發現，朝鮮對清朝也有類似對明朝那樣中國文化認同的證據，且需要伴隨有朝鮮認為清朝已然衰弱的研判，才能證實朝鮮對清朝確實是因文化認同才欲持續效忠。反之，如果在清末朝鮮對清朝並無文化認同，仍不認為清朝有繼承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不僅在《李朝實錄》中應該會看到朝鮮認同的對象，仍是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在「事大黨」的見解中，也應是認為清朝仍然強大不可抗拒；至於在「開化黨」的見解中，則應是認為清朝已然衰弱可乘機掙脫（彙整如表一）。清末時期，清朝在列強之前慘遭敗績的事件，以及清朝內部的動盪與變亂，雖然因為當時資訊傳遞能力的限制，朝鮮未必都會知悉並詳細討論、記載，但仍可作為檢索《李朝實錄》時的線索。

² 《李朝實錄》中 1392～1863 年間共 25 代君主，是在朝鮮 1910 年被日本併吞前就完成，至於最後兩任君主 1863 至 1910 年間的記錄也存在，但最後編輯成書已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 1934 年，是否可列入《李朝實錄》仍存在爭議。不過，1993 年，「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국사편찬위원회）完成《李朝實錄》數位化的工作，並於 2006 年公開全文資料庫檢索時，仍有納入 1863～1910 年的記載。使用上，此一線上資料庫可運用中文字或韓文字進行關鍵字檢索，也可按照朝鮮各代君主的时间序列逐一瀏覽，檢索結果以韓文的電子文字檔顯示，也可切換為中文書寫的原件掃描圖檔，或是中文的電子文字檔。見：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2006: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JOSEON DYNASTY*)；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nn: 조선왕조실록)。

表一 清朝末期的研究問題：朝鮮對清朝是否已有文化認同？

假設	清朝末期的《李朝實錄》中應有紀錄
若是，則	「認同清朝繼承明朝的中國文化正統」且「認為清朝已然衰弱，但仍欲持續效忠」
若否，則	「仍認同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但認為清朝仍然強大仍得服從」或「仍認同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且認為清朝已然衰弱可以擺脫」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接著是清朝中期，這是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等四位皇帝在位，清朝強盛的時期。在這個時間範圍內，本文進行決策「過程追溯」時的焦點在於：如果在對清末的檢索中，有發現朝鮮對清朝的文化認同，則如既有研究在明朝中期150年的發現，朝鮮文化認同的改變，如何產生對清朝的文化認同，在清朝中期朝鮮內部討論的記載中，也應同時有「漸變」與「驟變」兩種型態。意即，在《李朝實錄》中朝鮮對清朝有文化認同的證據，會是：一、在清朝中期的一百五十多年內逐漸增加，特別是清朝對儒家經典的大量採納，使朝鮮逐漸轉變對清朝的觀感（漸變），認為清朝已繼承明朝的中國文化正統；二、在某一「重大事件」之後開始出現（驟變）。此一重大事件可能是前述的1713年長白山邊界談判，此外有關清朝內部政情與對外關係的其他重大事件，雖然也因為當時資訊傳遞能力的限制，朝鮮不盡然都會獲悉並詳細討論、記載，但仍可當作檢索時的指引。反之，若在清末朝鮮對清朝沒有文化認同，則在清朝中期的《李朝實錄》裡，最多也只會有一些漸變的證據，而不會有驟變的證據（彙整如表二）。

表二 清朝中期的研究問題：朝鮮對清朝是否有發展出文化認同？

假設	清朝中期的《李朝實錄》中應有紀錄
若是，則	有漸變證據，且有驟變證據
若否，則	最多只有漸變證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肆、歷史案例研究：清朝末期

依照上文所述，清朝末期中，《李朝實錄》的檢索重點，是當時朝鮮是否有認同清朝繼承中國文化正統的字句，同時也認為清朝已然衰弱但仍應持續效忠，不離不棄。不過，在此部分相關證據顯得非常有限，即使經過近三百年，朝鮮仍認同明朝所代表中國文化正統。

按照時序，首先關於鴉片戰爭，《李朝實錄》中記載，朝鮮憲宗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清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1840年4月26日），出使清朝的朝鮮使節返國述職，報告中批評天主教及英國，也提到道光皇帝已派遣欽差大臣南下廣州。

召見回還使臣于熙政堂。……英吉利國與西洋同習天主邪教，而往來廣東海上習中國文字、效中國衣服。其火器尤為巧毒，故海外紅毛呂宋諸島皆已服習其教，亦有海邊奸民，為之鄉導。初欲交通貿易於海上，而中國堅不許之，以此大致愠怒，歲歲來擾邊境。（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v：조선왕조실록）

首譯別單：……西洋人入中國者，播傳邪教，陷溺人心，挾帶鴉片，戕害身命，而愚氓之受其毒者，始則被人引誘，繼則習染邪說，甚至蕩產戕生，罔知悛改。（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ss：조선왕조실록）

以上述職報告內容，大多只是客觀描述狀況，至於「天主邪教」之用語，雖可顯示朝鮮不喜西洋文化，但尚難以就此反推是認同清朝。隨後，關於鴉片戰爭諸多戰事的發展，以及接下來清朝與外國所簽定的各項條約，均未見於《李朝實錄》中，隨後太平天國之亂爆發，復以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始有所記載。1861年1月19日（朝鮮哲宗十一年十二月九日，清咸豐十年十二月九日），備邊司彙整情資，認為應當派人前往熱河向避難中的咸豐皇帝請安慰問，朝鮮哲宗認為理應如此。

備邊司啓言：「即見齋咨官手本，則皇帝熱河移蹕，尚未還都，宜有專价奔問之舉，使名以熱河問安使啓下差出。」允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bb：조선왕조실록）

1861年7月26日（朝鮮哲宗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清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慰問使節團返國述職，報告他們這次在熱河只見朝鮮有派員，其餘藩屬皆不見蹤影，因此獲得清朝大臣讚揚。對此，哲宗認為這是過獎了，因為理應如此。

召見回還熱河使。……趙徽林曰：「各省賊匪猖獗難剿滅，然總督得人防禦甚固，賊亦歛兵自守更不敢侵掠。洋夷則別無侵擾之端，故都民安堵矣。」

今番別行，以格外恩賞之。典觀之皇上特示優禮之意可揣，而又聞朝士所傳『則今行即列國所無，東國獨有之，一心事大之誠，深可欽歎，真是禮義之邦』云矣。」上曰：「當此艱危之時，其在事大之道，豈可無一番問安之禮乎？」（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ggg：조선왕조실록）

邏輯上，內憂外患、首都被攻陷，皇帝倉皇避難，應是清朝衰弱的明顯信號，既然朝鮮在這個情況下仍如此效忠，似乎是認同清朝已經繼承明朝而為中國的正統。只可惜，類似明代中期朝鮮君臣詳細的決策討論，並未見於此時的《李朝實錄》中，未能找到更多的進一步證據。

不過，接下來，對於西方勢力的興盛，《李朝實錄》裡的記載則顯示，朝鮮至此時仍認同中國文化，以儒家思想為尚。1866年9月11日（朝鮮高宗三年八月三日，清同治五年八月三日），高宗詔告朝鮮臣民，朝鮮是儒賢聖國，不要耽溺於西學。

初三日，斥邪綸音。若曰：咨爾中外臣僚、庶民！咸聽予一人誥。惟我國家，聖神相承，崇儒重道，禮俗彬彬。君子習仁賢之化，婦人著貞信之譽，齊道漸磨，罔不以明正學、敍彝倫為修紀立極之本。故聲明峻茂之教，媲美中華，遂稱天下文明之國。不幸七八十年之間，有所謂西洋學者，濫觴於辛亥，滋蔓於辛酉，民興胥漸，罔克胥匡。以至我正廟、純廟兩聖朝，廓揮乾斷，大行天討，舊染汚俗，亦幾乎咸與維。……君子讀書明理，不求新奇之說；小人守分安業，毋底刑憲之科，豈不美哉？……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vv：조선왕조실록）

1879年6月18日（朝鮮高宗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清光緒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大臣更上疏，應安養至聖先師孔子的後代。

兵曹參判李廷斗上疏，陳勉聖學。且言：「我國孔氏即宣聖後孫，而流于東方者也。東方之人，只知東方儒賢子孫之貴重，不知宣聖子孫之貴重。至於不通清顯，此亦不可使聞於中國者也。雖孔氏支派，既是子孫，則豈可待之似此乎？伏願自今日，文廟謁聖時，依太廟璿派人例，孔氏子孫，如例入參事，著為定式，則宣聖陟降之靈，亦必感悅於冥冥之中，而實是興學尊聖之道也。」批曰：「陳勉甚好，予當留念。尾附事，事體非輕，博採而處分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ddd：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對明朝官服的堅持，顯示清末時朝鮮認同的仍是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1884年8月23日（高宗二十一年七月三日，清光緒十年七月三日），朝鮮國王高宗認為，朝鮮一直沿用的明朝官服太冗贅，故有意更改為西服，但大臣上疏反對，因為沒有華夏去學習蠻夷之理，高宗也只好作罷。

判府事宋近洙疏略：「……昔趙武靈王欲借騎士之力，始為胡服，為天下萬世之譏斥。殿下讀史之時亦常痛歎於斯；而顧今時措之議，何以異於趙人之術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春秋》之法，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入於夷，則夷之，可不懼歟？惟我東偏始被殷師之化，漸為文明之域，逮我朝，悉祛羅、麗之陋，一遵皇華之美，儀文制度，燦然備具，聖神相承，式至于今。我殿下善繼善述，以貽萬億年燕翼之謨，於不休哉？伏願更加三思，亟發渙汗之音，以慰一國臣民之心焉。」（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g：조선왕조실록）

改革受阻，釀成甲申事件，也就是開化黨之亂。接下來的記載中顯示，朝鮮雖然仍服從清朝，但較多是因為清朝仍保有一定實力，清朝當時確實是快速出兵並成功平亂。1884年12月4日（朝鮮高宗開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清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要求改革的開化黨發動政變，挾持朝鮮高宗，兩天後清朝派兵營救高宗，並擊退支持開化黨的日軍（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o：조선왕조실록）。對於日本支持甲申政變，朝鮮民間憤慨。1884年12月7日（朝鮮高宗開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清光緒十年十月二十日）：「時城中軍民疾視日本人，逢輒毆鬪，多有殺傷。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率兵，保護居留民出城。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及生徒十餘人，皆藏身於日本公使館，薙髮洋服，潛往仁川港，直逃日本」（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c：조선왕조실록）。對於亂事，朝鮮雖認為須通報日本，但仍必須先通報清朝：

議政府啓：「今番變難之由，不容不先通於禮部及北洋衙門。咨文令文任撰出，付送於節使之行追，又具奏文入送。何如？」又啓：「今番變難之事實顛末，不可不派使專通於日本。參議交涉通商事務徐相兩，信使差下，使之不日登程。何如？」竝允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p：조선왕조실록）

1886年12月14日（朝鮮高宗開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年十月二十七日），朝鮮高宗召見大臣商討如何善後，也討論到稅則問題。朝鮮高宗

對於清朝答允減稅、有求必應的舉動深表感謝，但仍囑咐諸臣務必詳細確認稅額數字：

……教曰：「陸路章程，聞已粗定，而中國陸稅，若改七五，俄亦從之云，以此問于袁世凱，則『可議北洋而圖之云矣』」。弘集曰：「稅則改定本不易。而聞袁世凱言，則『聖意如此，敢不極力周旋？但陸界中、俄商民之來此，納稅甚少，朝鮮商貨之出入，納稅於中國關口者反重，則未知利害何如，須熟計而更言之』云矣。」教曰：「中國於我國事，有願必從，誠可感。彼此稅額多少，果如此乎？」弘集曰：「此則燕行譯商輩，當詳知之，博詢處之爲宜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ii：조선왕조실록）

對於清朝的感謝，並不代表朝鮮就此認同清朝已繼承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從接續的史料可見，朝鮮對清朝仍是畏威而非懷德，朝鮮認同的仍是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1888年12月1日（朝鮮高宗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對於堅持改服制仿效西方的高宗，朝鮮大臣仍力主改服色就好，高宗也只好再次作罷，維持了明朝的服制。

……自古在昔聖王制度，以文章表貴賤則有之，未聞異其制度也。……時王所制也，文質損益，無所不可。近日流俗，狃於習見，難於更張，毋頒朝令，輒闕而不行，可勝歎哉？臣愚以爲，無論上下、吉凶、公私服，不如專行深衣之爲簡正也。以緣之色而辨資級，以帶之制而別文武，則庶合於古聖爲文章表貴賤之意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uu：조선왕조실록）

高宗在同時也有意更改髮制仿效西方，但大臣也上疏勸說不可，表示沒有華夏去學夷狄的道理，高宗仍得放棄。

特進官金炳始疏略：……卽伏聞日前以斷髮有詔勅，此何事也？此何事也？……臣聞《春秋》之義，用中國則中國之；用夷狄則夷狄之，故雖夷狄之人，行中國之禮，則褒而進之；雖中國之人，用夷狄之法，則黜而斥之。蓋聖人之於華夷之分，有如是嚴且截焉，我國肇自箕聖東渡，教民八條，典章文物，燦然大備，稱之以小中華，暨我朝聖神相繼，重熙累洽，式克至于今日休，夫何拚棄前聖懿規、先王遺制，遂至於此？是豈可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孔夫子之言也。萬世夫子之言，亦不足徵信云乎？夫開物成務，莫過乎五帝，化民成俗，莫過乎三王，祖述我列聖相

傳之心法，遵而勿失，復何他求而乃以夷狄之法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其將以此入宗廟而對臣民乎？臣不勝痛冤崩迫之至。（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e：조선왕조실록）

開化黨之亂後，1894年3月21日（朝鮮高宗開國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清光緒二十年二月十五日），又發生東學之亂，朝鮮無法控制局勢，遂向清朝求援，清朝應援出兵，日本見狀也出兵。對此，朝鮮大臣認為不可屈服於日本，但也認為向清朝求援是不得已。1894年7月30日（朝鮮高宗開國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副護軍李南珪疏略：「……今日本人，率兵入都門，外署之臣，力止而不聽，臣未知其意之何居，而其兵之何名也。若曰救恤隣患，則我未嘗求援矣；若曰防衛商民，則我保其無憂矣。不求援而猶曰救恤，是矯情也；保無虞而猶曰防衛，是疑我也。由前則非義，由後則非信，以此責彼，彼何說之辭？交隣之道，惟義與信，二者不立，而能保交好，臣未之聞也。……夫國之為國，以其有國體也。國體不尊，而中於時宜，合於事勢，非臣攸聞。……體不可不尊，體不尊，國雖欲無亡，不可得也。……始我之求救中國，非計之善也。潢池小盜，一縣吏、一方伯，不能制之，涓涓炎炎，養成劇寇，至使招討使、巡邊使，相繼出師，殆所謂千斤之弩，為鼯鼠而發也。此已不可使聞於隣國，而又不能料我以順討逆，理無不克，遽示內弱，汲汲求救，以致費供億而勞輸輓，人必以我為懦怯。安知日本人，不因此而窺我淺深，以兵嘗試之耶？我業與彼和，今不可遽以力拒，惟當以理義誠信悟之。如是而不悟，是終慢我也。……」批曰：「論事有條理，其言且剴切，甚庸歎賞」。（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s：조선왕조실록）

兩天後，清朝與日本正式宣戰，面對兩方大軍壓境，朝鮮在反日之際，也畏懼清朝，怕被兩方瓜分。1894年8月5日（朝鮮高宗開國三十一年七月五日，清光緒二十年七月五日）：

前刑曹參議池錫永疏略：由來典章法度，燦然俱備，足稱開明之治，而漸以疲弊，綱紀不振，……嗚呼！悲哉！……又民之心病有二，曰懼清國之心，曰疑日本之心也。何以醫之？以快回冤心，然後明諭清國之不必懼，日本之不必疑。回其疑則生信心，回其懼則生勇心，信與勇合，衆心成城，安邦、定國，易如反手。……」批曰：「自有斟量者存」。（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tt：조선왕조실록）

隨後，清軍接連慘敗，日軍長驅直入，清朝求和，但比較先前明末後金兵臨城下，朝鮮大臣力主抵抗到底也要效忠明朝，此際則不見拼死也要效忠清朝的呼聲。反倒後來朝鮮要在平壤營建行宮時，還在大臣建議下模仿了明朝南京的規制增設官職（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d）。1904年1月3日（朝鮮高宗光武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清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朝鮮大臣稱讚明朝的制度，即使朝鮮不能完全複製也很不錯了：

前議官金聖基等疏略：……夫兩京之制，其來尚矣。粵在周、漢、唐、明，所以為萬世長遠之慮者，豈非鞏基圖於億紀，壯觀瞻於四方，將多前功昭茲來許者乎？臣等竊謂前代兩京之制，必有建官設治之規。……至于《明史》，則南京官之屬，班班可考矣。臣等區區以為西京今為莫重、莫敬之地，其守直之嚴、衛護之重，有非別檢一人、參奉一人所能克盡無憾者，今雖不能盡如明朝南京之制，而設置宮內府屬司幾十課，使之輪直無怠，則尤可以媲美前代，俯協輿忱。（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f：조선왕조실록）

伍、歷史案例研究：清朝中期

上述證據顯示，清末時朝鮮仍然認同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對清朝的服從是因為清朝仍保有一定實力，如此則在清朝中期的《李朝實錄》中，應該可以持續發現朝鮮對明朝的思慕，以及視清朝為蠻夷的厭惡。就此而言，相關文字紀錄的確頗多，但也在乾隆後期開始，可見到朝鮮對清朝態度稍有鬆動、不再全然是鄙視。意即，清朝中期裡所能找到的，的確如檢索過清朝末期之後的推論，頂多是漸變的證據（後文中以括弧註明），而全無重大事件觸發驟變的證據。朝鮮對清朝的敵意雖是略有減弱，但仍不認為清朝已繼承中國文化正統。

一、清朝建立至邊界勘定前：仇視清朝

從明末到清朝建立之初，朝鮮持續認同明朝為中國文化正統，滿人建立的清朝是夷狄，到了清朝入關後約40年時，也仍是如此。1681年2月20日（朝鮮肅宗七年一月三日，清康熙二十年一月三日），大臣宋時烈以朝鮮歷代先王皆能明辨華夷，期許肅宗能師法先聖先賢。

……（宋）時烈曰：……天敍天秩，惟君臣父子為大，是所謂天之經，地之

義，民之彝者也。自古帝王所以正己齊家者在此，所以持綱挈維者在此，苟或捨此，則人類入於禽獸，中國淪於夷狄，可不懼哉？惟我東方自箕子以來，已爲禮義之邦，而至於勝國，胡風猶未盡變矣。至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文忠公鄭夢周首建大義，辨夷夏陰陽之分，背胡元而事真主。至於我太祖大王開國，高皇帝視同內服，恩禮周渥；我太祖大王忠貞恪勤，如子事父。……臣嘗誦朱子之言告孝廟曰：「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慾難除；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oo：조선왕조실록）

1681年5月28日（朝鮮肅宗七年四月十一日，清康熙二十年四月十一日），大臣上奏時也貶稱清為「清虜」：

……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重請追復故宰臣沈誨官爵，以爲弭災之道。……沈誨當仁廟朝，奉使虜中，被虜脅，自陳假銜實狀，而苟免焉，世皆鄙之；孝廟時，因人言追削。（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bbb：조선왕조실록）

大約於此同時，清朝正有三藩之亂，退居臺灣的明朝遺臣也在鄭成功之子鄭經率領下，展開反攻。1682年9月4日（朝鮮肅宗八年八月三日，清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三日），出使清朝的朝鮮使節返國述職，當中即盛讚鄭經在臺灣大有明朝遺風。

奏請兼冬至使先來狀啓入來，別單略曰：……。又曰：「……鄭錦〔經〕則丁巳年間，大將軍和碩康親王率師入閩，與之大戰于烏龍江，鄭錦大敗，……竄入海島。島名卽台灣，……島中人服色，悉從明制。前者鄭錦答福建總督書云『本島風帆所指，南極高遼，北止東瀛，何處不可以開屯！何地不可以聚兵乎！自先王以至不佞，所爭者只是削髮二字。台灣遠在海外，不入於中國版圖，島中人民流通，商賈輻奏，衣冠之盛，不輸於中土。雖未能遽比於太王之遷邠，而生聚教訓，亦可以樹萬世不磨之基業。此皆貴价所目覩者，不佞何慕乎爵位，何貪乎疆土，而甘爲此削髮之舉哉？』此書出於明朝遺臣，隨鄭錦入島者之手，往往書札，彬彬可觀云」。（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qq：조선왕조실록）

1683年3月1日（朝鮮肅宗九年二月四日，清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四日），大臣也進言要朝鮮國王振作，消滅蠻夷的清朝：

……南漢出城之恥，迄未一灑，……則數年以來，綱紀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遂以大本急務，俾作滅讎虜、復中原之規模。伏願殿下，自茲以往，惕然奮發，一以孝廟之心為心，蓄力相機，庶幾早昭明大義，以善後策焉。（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ccc：조선왕조실록）

1685年1月7日（朝鮮肅宗十年十二月三日，清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朝鮮國王肅宗生病，大臣不得晉見。御醫金壽興趁著幫肅宗看病時，遞上了一封從三藩之首吳三桂部下郭朝瑞處取得的情報，指出尚有反清勢力存在，肅宗聽完報告後，也指示設法給予郭朝瑞資助，亦顯示對明朝仍有眷戀。

藥房入診，都提調金壽興……仍讀其書，書曰：「……雲南十八家土司，因撫綏不善，俱有負固之心，且招納流亡，收留平西王下舊人更多，是有待時而動之意也。廣東海內尚有平西王下水師將軍謝厥福之子謝昌，領兵三千，出沒海上，于今歲五月內將廣東、福山一帶，大肆怯掠而去，風濤萬里，踪跡不定。有台灣鄭氏歸順清朝者，十有七八，仍有二三有氣概者，隨帶家口，浮海而去，不知何往。朝瑞亡國臣僕，身陷泥中，逆旅得遇高明，披瀝肝膽，對談多時亦意外之邂逅也。……」朝瑞書止此。……壽興讀訖，仍曰：「此書雖不可盡信，而亦不至虛妄矣，此人情理，實為矜惻，且探問彼中事情之道，亦難得如此人者，雖不可公相饋遺，以煩聽聞；使於日後使臣之行，以盤纏中物，優加周恤宜矣。」上曰：「其情誠可矜，使臣之行，優齎盤纏，以周其急可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ww：조선왕조실록）

關於清朝建立之初的最重大的情事，朝鮮邊民越界傷及清朝境內居民的「三道溝事件」，1685年11月5日（朝鮮肅宗十一年十月九日，清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九日），朝鮮收到清朝的公文指控邊界發生傷人事件，朝鮮朝中一片茫然，但非常謹慎面對。

禮部咨，稱「鴨綠江三道溝人被我國人放槍致傷」。備邊司啓言：「『三道溝』之名曾所未聞，急送譯舌於鳳城，探問三道溝是何處及放槍月日。且觀咨文，有『先期嚴行拿獲以待審理』之語，查使差官似將出來。接待等事，必須預為整治。監司朴泰尚方巡江邊，使之停巡速還，檢飭凡事。」允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x：조선왕조실록）

不過，更詳細的決策討論則未尋獲。此後，1687年1月13日（肅宗十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清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肅宗對大臣表達自己仍懷念明朝、痛恨清朝占據中國，大臣也紛紛附和。

……上曰：「自古凶奴之入處中華者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於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拘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於今，痛恨可勝言哉？」侍讀官姜銳、典經宋疇錫對曰：「聖教惻怛，可泣神明！若常存此心而勿失，益盡修攘之道，則國勢自強，而亦有可爲之日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ee：조선왕조실록）

1687年3月16日（朝鮮肅宗十三年二月四日，清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宋時烈又上書請肅宗勿忘明朝的恩情及國仇，並希望肅宗多多宣導明朝對朝鮮的恩德。

奉朝賀宋時烈縣道封章，略曰：……本朝列聖，世篤忠貞，隨被皇上之眷顧，視同內服，錫賚便蕃。至于壬辰之亂，八路蕩殘，一國生靈，皆爲魚肉矣，幸賴皇上爰赫斯怒，動天下之兵，竭天下之財，天威震疊，凶醜敗還。逮于丁酉，凶鋒再逞，以我國子遺之民，寧有抵敵之理？國家之亡，萬無一幸矣。復蒙皇帝盡然傷愍，再出天兵，迅掃兇鋒，乾清坤夷，宗社奠安，生民甦息。凡我東一毫一髮，一草一木，無非帝德攸霑，雖無知常漢，皆思感泣死報，況我宣廟所以銜恩感德，思所報效者如何哉？……夫神宗皇帝之深仁高義，如此其至，而本朝國小力弱，臣下又無諸葛亮、李綱之忠智，不能致死以報，非惟不能以報，乃反有以怨報德之舉，一國臣民，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哉？……今此醜虜羯之性甚於胡元，而久據神州，天之疾威，安得以不極哉？……今日之人，若思其祖先之得蒙神皇之恩，而得有其身，則含感恩報之心，油然而生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q：조선왕조실록）

二、邊界勘定至乾隆中期：依舊仇視清朝

「三道溝」事件後，朝鮮仍然眷戀明朝，拒斥清朝。接下來1712至1713年間中朝邊界勘定，是原先前文推測的轉折點，但既然清末時朝鮮並未認為清朝繼承中國文化正統，則此一勘界就當沒有此一轉折效果，而《李朝實錄》的記載也確實發現，勘界後的朝鮮仍視清朝為蠻夷。

1712年3月30日（朝鮮肅宗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清康熙五十一年二月

二十四日），朝鮮得知清朝將派人詳細勘查中朝邊界，朝鮮大臣們打聽之後認為此事尚不成熟，不需當一回事，但肅宗卻很著急，痛斥臣下怠惰。

清差烏喇總管穆克登等將審白頭山，出來義州，府尹以牌文上送。上教曰：「咨文入來後，意謂廟堂即速稟定；今已三日，尚無稟定，殊用泄泄。牌文又到，日字且急，明日稟定事。分付」。（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xx：조선왕조실록）

接著，1712年4月2日（朝鮮肅宗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朝鮮君臣討論究竟該如何處理勘界問題。與明朝時的狀況相同，朝鮮大臣分為「矇混應付」與「無奈照作」兩派。後者是兵曹判書崔錫恒、戶曹判書金字杭、司直金錫衍，他們認為不可能成功矇騙清朝，但也無對策；前者則是右議政趙相愚與吏曹參議李光佐等人，認為應該要以交通困難為理由，讓清朝打消勘定邊界的念頭，甚至認為清朝對朝鮮的賞賜減少，顯示其國祚將盡。對此肅宗予以斥責，認為朝鮮根本無力抵抗清朝，只好順從清朝的要求，一起勘定邊界。這顯示，直到此次勘界之時，朝鮮仍敵視清朝。

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右議政趙相愚曰：「……急修回咨，備陳水陸俱難得達之狀，則或不無停行之道。」兵曹判書崔錫恒曰：「我國每以路險為言，今者無一辭奉行，則前所持難，反歸虛套，移咨似不可已。」上曰：「彼既送咨文，繼有牌文，今若回咨防塞，則必有生梗之患。不可不熟慮處之。」戶曹判書金字杭曰：「穆差昨天既經險難，今又出來，其計不但已。今雖移咨，似為無益。」司直金錫衍是字杭言，其餘諸臣，皆從相愚，以移咨為宜。吏曹參議李光佐尤力言曰：「語云：『胡無百年之運。』彼數十年內，待我過厚，至於減貢者，必有其故。蓋百年中土，狃於錦繡梁肉，一朝還歸漠北，勢必難堪。早晚敗歸時，緩則欲自魚鹽物產，以至土地、民人，無不取資於我，急則欲取路於我西北，故此行將預察山川隘塞、道里遠近也。內地薛罕嶺路決不可許矣。今若移咨，以道里難通為言，則所謂可欺以其方也；彼或直問薛罕之路，我若答之以本無，則安能懸度其必有而致責乎？」上曰：「彼既詳知，而我乃答之以無，既非誠實，而終亦不可防塞。防塞不得，以至辱國，則豈不為無益有害乎？」……將罷，光佐復申移咨之請，諸臣亦繼之，上曰：「君父定計後，各執所見，有似好勝者然。予本未有明知，諸臣必欲如是，則當直自行之，何為稟旨乎？」（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yy：조선왕조실록）

1712年6月8日（朝鮮肅宗三十八年五月五日，清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五日），朝鮮勘界使節回報與清朝勘界團接觸的情況。報告中稱清朝為「胡」，且認為雙方國界自古已有默契，無需過度擔憂。

接伴使朴權、咸鏡觀察使李善溥，四月廿七日封啓曰：「清差侍衛布蘇倫，與大通官洪二哥乘馬尚來到厚州境，使譯官存問，……自言有二事，其一，長白山，卽白頭山，胡人或稱長白山云。看審時，指導事也，……三十日權等，又爲封啓曰：「廿九日摠管一行來到，使譯官越去候問。摠管問……『爾能明知兩國界耶？』答以『雖未目見，而長白山巔，有大池，西流爲鴨綠江，東流爲豆滿池，大池之南，卽我國界。』上年皇帝招問時，亦以此仰對矣。又問『有可據文書耶？』答以『立國以來，至今流傳，何待文書乎？』……。白山南，卽我地之說，旣發而無大段爭詰之舉，爭界事無甚可慮。……」（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ll：조선왕조실록）

1712年6月15日（朝鮮肅宗三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清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朝鮮勘界使節回報清朝勘界團勒索的情況。

接伴使朴權、咸鏡觀察使李善溥，本月初二日封啓曰：「……摠管，卽穆胡也，曰：『吾於朝鮮爲有恩之人，與他勅有異。』又曰：『皇帝軫念朝鮮，施惠甚多，接伴使、道臣，宜有稱謝。』臣答以皇帝之恩，日夕攢祝，而國王旣遣使陳謝，陪臣不敢私謝。摠管曰：『若以國王感激之意爲辭，則當歸奏也。』臣等或慮終始堅執，致其慙怒，不得已依其言進前稱謝，……前頭事，尚多可慮，固宜從便變通，無失其懽心……」（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mm：조선왕조실록）

勘界完畢後，1712年8月21日（朝鮮肅宗三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清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大臣認為要向清朝謝恩。

領議政徐宗泰、備局堂上趙泰耆、尹趾仁，請對。宗泰曰：「白山定界，永杜犯越之患，兩國俱甚便利，此事宜有陳謝之舉，而謝恩使行中豹皮五張，又爲減除，此亦不可不兼陳謝意。」上從之，命節使兼謝恩使。（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cc：조선왕조실록）

但是，六天後，肅宗召見即將出使清朝的謝恩使節團，從對話中可以看出朝鮮雖然準備「謝恩」，卻仍不信任清朝且對清朝充滿藐視、批評。

謝恩使朴弼成、閔鎮遠、柳述入來，上引見慰諭。弼成曰：「臣等入去時到瀋陽，適逢穆克登之行，言今番方物，亦必除減云矣，果如其言。而通官輩皆言克登，爲我國周旋，不特方物蠲免，定界亦必善爲之云。克登之爲我，似可信矣。」又曰：「彼皇貪財好貨，拜官皆以賂，得商賈之潤屋者，輒授職級，民不聊生，怨聲載路。往來館中者，無不斥言如是矣。」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w: 조선왕조실록)

這明白顯示，勘界並未扭轉朝鮮對清朝的厭惡。1720年7月5日（朝鮮景宗元年六月一日，清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一日），朝鮮使節抱怨清朝勒索情況嚴峻，但卻也不得不從。

上引見備局堂上。領議政金昌集曰：「正使李頤命上筭言『清人索賂日甚，少有所請，輒致生事。今行卽承襲、請謚兩大事，彼人或有操縱之患。軍門銀貨，無復餘儲，宜劃送萬兩，以備需用。』」上從之。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u: 조선왕조실록)

1721年3月14日（朝鮮景宗二年二月十七日，清康熙六十年二月十七日），清朝來使勒索，朝鮮不想節外生枝只好答應，也引起朝鮮大臣們不滿。

左議政李健命、戶曹判書閔鎮遠，請入對，上引見。健命奏曰：「勅使因戶曹減除求請而起怒，又欲得別贈，故爲生梗。……勅使轉加咆哮，……」鎮遠言：「……副勅自以掌我國文書，恐喝索賂。或只給副勅，而作梗不已，則亦將何以處之？」上命給上、副勅各白金千兩。鎮遠初不能料量，作事齟齬，生出釁端，惟求彌縫，徒費許多公貨。虜必謂我國無人，痛矣！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aaa: 조선왕조실록)

1727年3月27日（朝鮮英祖三年三月五日，清雍正五年三月五日），朝鮮武將進獻家傳仁祖時所賜戰袍，希望英祖勿忘明朝恩典及先祖教誨。

副護軍具聖任進仁祖御賜蟒龍戰袍。聖任卽綾城府院君宏之後孫，而宏卽仁廟內舅也。丁丑下城之後，仁廟以園中所御戰袍賜宏曰：「虜若犯中國，子與卿，當爲勤王之行，卿其衣此先驅也。」宏之子孫傳爲世守之寶，至是聖任，謂以君上所御，不可久置私家，遂獻之。（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r: 조선왕조실록）

1728年3月9日（英祖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清雍正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朝鮮大臣上奏時仍痛斥清朝來文傲慢侮辱，貶稱清朝為夷虜：

大司諫李廷濟上疏，略曰：「北咨又到，醜辱罔極。夷虜之悖慢，從古聖王所不免者，益勉自強之策，申明刑政。我國守邊之吏，果能得人，政令嚴明，則彼安敢肆意犯越，至有殺害之理哉？其時道臣，當該犯越地方官，從輕重勘罪。」上從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hh：조선왕조실록）

1732年10月1日（英祖八年二月十三日，清雍正十年八月十三日），使節回報，認為清朝是夷狄，國祚將盡。

持平南泰良上疏，……臣於去歲奉使留燕，竊有隱度於心。自古夷狄之主中國，非有仁義德禮服天下之心而臣之也。華夷雜處，禍變層生，苟無聖人之應期，則漠北諸種，必將因其衰而代之。蓋今胡運之窮，不十數年可決，而蒙古強盛，異時吞併，必至之理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m：조선왕조실록）

1735年4月19日（英祖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清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朝鮮國王追封朝鮮遺老許格。許格一生效忠明朝，他的學生希望各種追贈文書、物品上都不要出現清朝年號，英祖也同意。

命贈故處士許格三品職。格尚節義能文章，當丙子虜難，欲起義旅，聞南漢下城，慟哭賦詩曰：「君臣忍屈崇禎膝，父老爭含萬曆恩。」遂避入丹陽，自號滄海，時年三十。自是常讀《春秋》，目不見清國曆，……每年三月十九日，焚香哭毅宗皇帝，年八十餘沒。文純公朴世采使書銘旌曰「大明處士」。至是，門人權萬亨等疏請，有是命，教旨勿書清國年號。（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a：조선왕조실록）

不過，朝鮮對於清朝的恨意，的確有因清朝的漢化與儒化而略有鬆動。1738年4月2日（朝鮮英祖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清乾隆三年二月十四日），英祖和大臣討論準噶爾與清朝的和談。大臣表示蠻夷女真人已經逐漸變得文明，仿效明朝典章制度，但社會風氣仍不如明朝，驕奢、炫富、迷信等陋習仍隨處可見，準噶爾則比清朝還要兇悍，如果他們進占中原，朝鮮受到的對待會更糟。也有大臣認為清朝的法紀寬鬆，民間似乎也並無太大怨言，應該不會被推翻：

上引見大臣備堂。上曰：「頃者出來西鞫請和清國書，卿等見之乎？」領議政李光佐曰：「臣則見之矣。」上曰：「……清人雖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時；但國俗之簡易稍異矣，奢侈之弊，至今轉甚，如輿僮賤流，皆着貂皮。以此推之，婦女奢侈，必有甚焉。且巫風太熾，祠廟寺觀處處有之，道釋竝行，貴州淫祠，多至於七十二座，至有楊貴妃、安祿山祠。蒙古雄悍過於女真，若入中原，則待我之道必不如清人矣。」右議政宋寅明曰：「清主之法簡易，民似無怨，不必促亡矣。」（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z: 조선왕조실록）（漸變）

儘管如此，朝鮮仍然崇尚、思念明朝，認為明朝才是朝鮮所認同的中國文化正統。1741年3月24日（朝鮮英祖十七年二月八日，清乾隆六年二月八日），英祖召見大臣詢問官制、晉升之法，大臣回答明朝官制最完備，清朝因為完全模仿明朝，才能支持百年。

上召見柳壽垣。……上召問其法，壽垣對曰：「皇明官制，最得周官精義，今日行之，必有其效。……清人雖是夷狄，全用明制，立國百年，所以無黨弊也。」（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ff: 조선왕조실록）

朝鮮大臣也持續貶稱清朝為清虜。1747年1月19日（朝鮮英祖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清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九日）：

以北道御史嚴瑀書啓，偵探人南濟極等六人施賞有差。濟極，北邊人也，瑀之為御史也，遣濟極等覘鄧鄧磯，頗得虜情，歸奏其勞，上問賞於諸臣，或言以偵探勞顯賞不便，且恐北人容易犯越也，或言朝廷既令御史，便宜偵知，而此輩出萬死往來，賞不可太薄也。上曰：「此與自犯犯越者有異，今若不賞，後雖有事，北邊誰肯為國家效力者？」遂加濟極資。（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t: 조선왕조실록）

1749年6月2日（朝鮮英祖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清乾隆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朝鮮使節返國述職，敘述乾隆皇帝歧視漢人日甚，英祖批評乾隆的統治遜於康熙，而且此時準備攻打準噶爾，也會是徒勞無功。

冬至正使鄭錫五道卒，副使鄭亨復、書狀官李彝章復命。上曰：「民心如何？」對曰：「康熙之時，兵權委之清人，吏治委之漢人，宥密之任，清、

漢參半矣。今則兵權、宥密專委清人，治民之職，漢人僅參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愁怨太甚矣。」上曰：「乾隆獨何心而分別清、漢？予則苦心蕩平，猶未調劑矣。」彝章曰：「苗蠻遍於陝西、泗川之間，……康熙之時，頻服頻叛，而不用兵革，以利誘之，羈縻而已。乾隆則聞其叛，使將伐之必欲滅種，而生蠻既無定居，聚而為兵，散在山谷，何能勦滅耶？是以徒費財力而一未勝捷矣。」（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l: 조선왕조실록）

1749年11月14日（英祖二十五年十月五日，清乾隆十四年十月五日），朝鮮決定以明朝永樂大典的制度修訂朝服。

掌令具允明上書曰：中國之制，天子衣黃，臣下不同服，而本國君上紅袞，而堂下朝臣及宦寺掖隸，俱服紅，故明人嘗譏上下無別。宣廟壬辰始有禁紅之令，其後禮官柳根誤引故事於儀註，復用紅袍，至今未改。宜從皇朝大典之法，堂下官用青綠袍。婦人首髻，亦從明禮，代以冠弁，其公私吉凶宴祭，使星支供，竝禁油蜜果。」（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jj: 조선왕조실록）

1757年12月13日（朝鮮英祖三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清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三日），英祖召見使節，從中可見即便清朝對朝鮮已較為友善，英祖仍期待明朝復興、清朝覆滅的「河清之時」，只是此願遙遙無期，而且比清朝更野蠻的準噶爾日益強大，也讓朝鮮不安。

上引見冬至正使海興君樞、副使金尚翼。樞以象譯包銀不滿，求貸關西官銀，上曰：「關西銀皆是礦銀，而每年使行，輒皆貸往。方今清人極順，雖不貽弊於我；蒙古則兇悍無比，見我人之用礦銀，必謂朝鮮產銀而流涎。一朝得志，則必徵銀於我，當此之時，其不為亡國之禍乎？黃河之清無期，而蒙人之勢漸盛，予實憂之。……」（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j: 조선왕조실록）

1764年3月8日（朝鮮英祖四十年二月六日，清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六日），英祖下旨「忠良科」（過去抗清犧牲人士的後裔才能報考的國家考試）考試的榜單，不得書示清朝年號：「命忠良科紅牌不書清國年號；只書某年某月」（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zz: 조선왕조실록）。朝鮮英祖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清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1772年5月31日），英祖聽聞歸國使節敘述滿漢聯姻，更不禁感嘆將來明朝復興、清朝覆滅時，該如何嚴夷夏之防。

行畫講。侍讀官鄭好仁，論斥特進官蔡濟恭以戎服參講，上嘉之，特賜虎皮。時李宅鎮奉使清國而還，上聞漢、清人，相為嫁娶，愀然良久曰：「若使河水復清，其將如何？」（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pp：조선왕조실록）

1778年3月12日（朝鮮正祖二年二月十四日，清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朝鮮國王召見當時著名大學者李家煥接受提問，一位大臣問到為何明朝的會議很肅穆，但朝鮮的會議卻很吵鬧？李家煥直言是因為明朝風俗良好，朝鮮根本比不上，顯示出朝鮮對明朝的崇敬依舊。

召見承文正字李家煥。……承旨李鎮衡曰：「常時有所疑訝者。蓋中國，天下之都會，人物之府庫，而雖朝聘會同，無喧譁之聲。我國則無論大小事，全以喧聒為事，此何故也？」家煥曰：「風俗一成則難變。自唐堯至周千餘年，冀州猶有陶唐之風；我國慶尚道至今有新羅務實遺風。東方自古素無紀綱，因成風俗，喧譁躁動，久而不變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aa：조선왕조실록）

到了乾隆中期，朝鮮仍是鄙視清朝。1779年2月1日（朝鮮正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臣仍以虜貶稱清朝。

畫講，講《論語》。……經筵官宋德相曰：「……大義之說，無可更陳者。而但虜過百年之運，今已久矣。早晚必有王者興焉。虜若見逐而東來，則徵索侵害於我國者，有必甚焉。將何以堪之？當此時也，潛同應變，合力掃蕩，實合於義理事勢。而顧今狃安之習，既無遠慮；自強之策，全不留意，此將奈何？……」（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g：조선왕조실록）

1780年5月25日（朝鮮正祖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清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朝鮮使節歸國述職，認為關外滿人仍是蠻夷，關內接受清朝統治的漢人品行低劣，滿人雖有漢化但仍然無禮。

冬至兼謝恩使書狀官洪明浩進聞見事件：……自鳳城至山海關外，民俗蠢強，專尚弓馬，父母之喪，火葬者多。或暴骸原野，視若尋常，殊未可以人理責之。關內，則人物豐碩，稍有敦龐之風。然漢人皆苛刻，清人多純朴，而婚喪之禮，不遵文公家禮，自王公及庶人，悉用時制。蓋最尊佛道，次敬關王。（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h：조선왕조실록）

三、乾隆晚期至道光年間：對清朝仇視稍減

關於既有研究所說，乾隆中期以後北學派的出現與盛行，所引述的根據只有一筆來自《李朝實錄》（孫衛國，2019：413-416），是1783年8月15日（朝鮮正祖七年七月十八日，清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出使清朝返國的大司憲洪良浩上疏表示，很遺憾自己已無幸親眼見到明朝盛世了，但中國有時本來就會被蠻夷入主，建議只要是對國濟民生有益的，即使是清朝的作法或風俗也可學習，正祖也予以採納。

臣於向來，猥膺專對之命，往來燕、薊之間，山川城邑，皆是堯、禹舊跡，而衣冠文物，非復昔日，顧瞻寤歎，益恨未及見皇王盛時也。然地是中華之舊；人是先王之民。流風餘俗，尚有可徵。至於利用厚生之具，皆有法度。蓋是周官舊制，百代相傳，雖有金火之屢燬，華夷之迭入，而民國之大用，亘古不易，終非外國之所可及者。……夫觀風詢俗，使臣職也，謹取其有裨於國計，切於民用者，……惟聖明垂察焉。……從之。
（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rr：조선왕조실록）

這是遍查《李朝實錄》後，所發現唯一一筆北學派的論述，也明顯是出於實用考量的論述，而非認同清朝繼承中國文化正統。不過在用詞上朝鮮對清朝的鄙視，確實在乾隆晚期有所減弱。1787年1月12日（朝鮮正祖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朝鮮使節回報乾隆皇帝決定為自己舉辦八十大壽慶典的消息，同時也提到當時在臺灣發生反抗清朝的林爽文事件。相對於清初對反清勢力的讚揚與同情，此時朝鮮對於林爽文則已是負面評價。

福建民林爽文，聚眾謀叛，去年冬，乘夜猝攻福建省臺灣府，拔之，連陷彰化、諸羅、鳳山等縣，遊擊知府等官多被害。爽文原係福建省莆田縣富戶，稱地方官侵虐，煽動人心，捐財糾眾，戕害官吏，占奪縣城。而臺灣府在福建省東南海島中，與琉球不遠，東西距百餘里，南北距二千八百里，收穫豐盈，無異內地，山盤海險，易藏奸匪。爽文占據諸羅縣海口地名鹿港，招納叛亡，眾至十餘萬，憑恃險固，出沒寇掠。皇帝初命閩浙總督征剿，而勝敗相當，旋復旋失，皇帝深用憂悶……（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fff：조선왕조실록）（漸變）

1788年4月18日（朝鮮正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清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朝鮮使節回報林爽文雖然一時強悍，但已遭平定。

冬至正使俞彥鎬、副使趙瑛，以還渡江馳啓言：「……彼地事情，則近歲飢饉荐臻，各省失業之民相聚爲盜。至於臺灣之林爽文則兵衆勢大，最爲難制。戕殺官長，奪據州縣，皇帝命將討之，自丙午九月，至去年十月，互相勝敗。皇帝續遣阿柱(桂)等三大將，大加勦戮，幾盡掃清，生擒爽文，今已班師云」。(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i: 조선왕조실록) (漸變)

1788年9月11日朝(鮮正祖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清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朝鮮節回報狀況，也直稱林爽文為「逆魁」。

……臺灣事則今年三月，逆魁林爽文等八人，檻致北京，已爲正法。出征之福康安、海蘭泰等，進封公爵云。(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kk: 조선왕조실록) (漸變)

稍後，清朝派兵前往安南協助王室復國，朝鮮方面也有所知悉並稱讚。1789年4月3日(朝鮮正祖十三年三月八日，清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八日)：

……安南國有篡弑之變，再昨年冬，該國嗣孫黎維祁，將其母脫身浮海，來款廣西省告急。廣西巡撫孫永清，馳驛奏聞。皇帝大加矜憐，館穀嗣孫之母子，即命總督孫士毅，承制發兵，轉輸滇省等處糧餉，挾其嗣孫，以舟師直擣安南王城，逆魁阮惠敗走，廣南孫士毅留兵鎮撫其國，露布以聞。皇帝仍命士毅，策立黎維祁爲國王。士毅進秩一等，封謀勇公，漢人之封公，前所未有的。……安南國王，感定國襲封之恩，率其宗室，來朝京師，到泊雲南云。(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k: 조선왕조실록) (漸變)

數年後，對於清朝與廓爾喀的戰爭，朝鮮也站在清朝的立場。1793年1月16日(朝鮮正祖十六年十二月五日，清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朝鮮使節回報，清軍獲勝的戰況。

去年十月間，總督福康安往征後藏部落，道路遼遠，山川險阻，兵將皆步行以前。今年五月，乘陰雨進兵，屢戰屢捷，直搗賊巢，番酋廓爾喀勢窘請降，遣頭目堪布等，進貢樂工一部、馴象五隻、番馬五匹、孔雀三隻、珊瑚、犀角、寶石等物。九月降表、捷書先至，皇帝嘉獎福康安之功，陞爲內閣太學士云。(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eee: 조선왕조실록) (漸變)

進入嘉慶年間，既有研究更認為，北學派已是主流，但《李朝實錄》中的記

載並不支持此一論點，朝鮮還是鄙視、敵視清朝，不認為清朝已繼承中國文化正統。1797年8月29日（清嘉慶二年七月八日，朝鮮正祖二十一年七月八日），正祖召見大臣，問及種植菸草一事，大臣認為清軍駐守朝鮮後，都染上抽菸草的習慣，清軍本來想禁止但遭遇反彈聲浪就放棄，這表示清朝氣數已盡。

上問司僕提調李秉模……秉模曰：「膏沃之土，盡種南草，西路尤甚，此最可惜。」上曰：「未可一切禁之耶？」秉模曰：「禁草異於禁酒，如欲禁之，似無所難，而臣則竊以為有關氣數矣。清人之自我國還歸也，軍中吸草者，初禁之，及見軍心有變，遂撤令云。今乃通行于天下，豈非氣數之使然乎？」上曰：「然矣。……」（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n: 조선왕조실록）

1803年9月5日（朝鮮純祖三年七月二十日，清嘉慶八年七月二十日），大臣上奏建議，如果朝鮮國王需要出宮祭祀明朝，則當日所有書示清朝年號的公文，除了非常緊急之外一律留在宮中，等祭祀完畢後才上呈，以免愧對明朝救國之恩與玷汙反清英靈，純祖也批准。

齋宿于暎花堂，將行禮于皇壇也。承旨金宗善啓言：「伏惟我太祖大王與太祖高皇帝，同時立國，即定君臣之分，字小之恩，忠順之節，二百年靡替。而及夫神宗皇帝再造藩邦，則我東一域，莫非皇恩攸暨，而丁丑虜兵之東搶也，毅宗皇帝，又因使臣之請援，特許出兵東救，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也。惟我仁廟朝以來，世守大義，至於築壇報祀，望拜親行，則實抑陰回陽之幾，而永有辭於天下萬世矣。請自今皇壇行禮時，則自齋宿日，至行禮前，奏御文字之凡書虜號者，除時急公事外，一併留院，以待罷齋後捧入，永為定式。」從之。（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dd: 조선왕조실록）

1804年1月23日（朝鮮純祖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嘉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朝鮮懷德縣知縣姜世靖在秋收祭典時，對祝詞上書寫崇禎年號表示異議，且認為該縣在明朝滅亡兩百年後還使用崇禎年號很可笑。此舉引起朝鮮727位太學生聯名上書痛斥，純祖雖只是將姜世靖降調，但仍認為這樣做確實造成社會觀感不佳，可見朝鮮上下此時仍普遍懷念明朝。

館學儒生李近源等七百二十七人聯疏，略曰：「我東方偏受神宗皇帝再造之恩，皇朝正朔，保有今日，而不至泯滅者，獨我東為然。昔在英廟朝，忠良科放榜時，因特教恩牌書以崇禎，而凡士夫家墓道文字、師友間詩文唱和，皆特書崇禎紀元，以表其尊周之誠者，亦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噫！

我東之於皇明，有百世不可忘之恩；於彼虜，有百世不可忘之讎，豈可以較歲月之久近，忘宿昔之恩讎哉！身爲我東臣民，以痛冤二字，歸之於過當之域、可笑之科，則是我東之罪人也，皇朝之罪人也。……臣等義不與世靖同中國，略舉事實，伏願特治世靖背馳義理之罪，屏諸四裔，以靖世道焉。」
 批曰：「姜世靖事，其心亦豈欲背馳，而其跡則然。依施屏裔姜世靖于機張縣。」（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b：조선왕조실록）

甚至，到了道光年間，也是如此。1824年4月21日（朝鮮純祖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道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朝鮮大臣睦台錫在奏摺中批評了明朝崇禎皇帝用人「先英後昏」，其他大臣遂要求純祖嚴辦睦台錫。純祖知道這是大臣之間的內鬥，但大臣們會以此為理由，正顯示出即使在道光年間，朝鮮還是非常感念明朝。

持平睦台錫上書陳勉，仍言：「……《書》曰：『亶聰明作元后，既聰既明，』……昔皇明毅宗皇帝，英明聰察，手翦大凶，委任士大夫，責其成效；數年之後，所任之人，舉不能當聖心，遂不信士流而信內臣，馴致禍亂，爲千古炯戒。其失在於不知人，而非士流之罪也。……」政院以其書中馴致禍亂千古炯戒等句語，非我東臣子所可說到議到，請嚴降處分。……春秋之義，炳若日星，爲我東臣子者，凡屬皇明三皇事實，不敢爲不敬之語，則今此引喻，萬萬驚心，萬萬憤惋，……校理李同淳，副校理朴齊明、洪彥謨，修撰柳致睦、朴容壽，副修撰李憲兢聯劄答曰：「皇朝乃父母之上國，而思陵之殉社，千古炳然也。自我列聖朝，感再造之恩，而興風泉之思，至于今君臣上下於乎不忘之義。而噫彼台錫，亦我東土含生之倫，而抑何心腸，肆然說道筆之章奏，誣逼莫嚴乎？今日朝廷，若有一分義理，豈有如許變怪之事乎？誠甚驚痛，屏裔罪人睦台錫，加施島配之典，流金甲島，三司迭請拿鞫。」不從。（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y：조선왕조실록）

綜觀清朝中期李朝實錄的記載，從康熙、雍正到乾隆、嘉慶，因為清朝已大量引進儒家思想、科舉取士，這些清朝籠絡漢人的作法，是有對朝鮮產生些許感召，使朝鮮對清朝的敵意略有鬆動，但仍未根本扭轉朝鮮的態度。在朝鮮看來，就算清朝有漢化、儒化，也還是遠不比明朝，明朝才是朝鮮所認同中國文化的正統。

陸、結語

本文的研究顯示，朝鮮直到清朝末年，對清朝都還是「口服心不服」。

即使到清末朝鮮仍是認同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正統，不認為清朝有繼承這中國文化正統，持續服從清朝是因認為清朝仍然強大。類似明朝土木堡之變，清朝遭遇首都被英法聯軍攻陷、皇帝避難熱河的慘敗，朝鮮僅管還是派出使節慰問，但從後續開化黨之亂與東學黨之亂的相關紀錄就可以發現，清朝仍有出兵朝鮮的實力，朝鮮並不認為當清朝已然衰弱，朝鮮此時雖然傾向清朝甚於日本，但對清朝是害怕居多，最後清兵戰敗，在日本兵臨城下之際，並沒有大臣上奏應拼死抵抗效忠清朝。既然清末時是如此，則清朝中期時在朝鮮的紀錄中，也的確是如本文推論，只有出現一些漸變證據，而全無驟變證據。清朝建立後，朝鮮被迫服從清朝，但仍持續思念明朝、詆毀清朝為蠻夷，雖然大約到了乾隆晚期，開始能見到一些不鄙視清朝的字句，對清朝的敵意略有鬆動，但這並非整體上的根本扭轉，到了嘉慶、道光年間，朝鮮對清朝仍是負面態度居多。這也是類似明朝中期，朝鮮在對明朝有疑懼之際，仍漸漸有部分肯定明朝的字句，但並不因此就凌駕朝鮮自己的國家利益算計。

從此，應可以獲得以下的結論：驟變、漸變同等重要，缺一不可。1712年至1713年邊界談判顯示，在重大事件之前若無先有長年漸變之累積，即使清朝在談判中慷慨讓步，朝鮮也不感念。同樣的，漸變之外若無驟變，文化認同也還是無法建立，即使有長期的交流互動、學習模仿，重大事件仍然扮演關鍵的角色。明朝不惜大軍血戰協防朝鮮，朝鮮才終於深深感念而對明朝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產生的強烈認同。清朝，卻沒有能作出同樣程度的貢獻，甲午之戰也可說是協防但卻是戰敗退兵。清末時朝鮮對清朝來援的猜忌，一如明末時朝鮮對明朝來援也是有懷疑，但是明朝最後以血戰保全了朝鮮，清朝則沒能作到這一點。換言之，從朝鮮的案例上，經過明代與清代的比較，我們發現文化認同的建立是相當困難的，但建立之後也是相當持久，不易改變。

這對當代產生重要啟示。如果說文化認同只要建立就很難改變，但建立過程也很困難，需要漸變加上驟變，則當今中國在崛起之際，也要讓區域國家認同中國的文化，將會是很困難的。近代以來東西方勢力交會、激盪之下，歷經西方的強勢文化衝擊，區域國家並不認同中國的文化。如今中國不僅要能吸引區域國家，在各方面都開始學習中國，還需要長時間的持續累積，更需要有重大事件，展現出中國的慷慨與道義。就算當今科技進步，交流的速度與幅度可已比過往更快，若不經過一、兩個世代恐怕仍難以達到。進一步來看，可能也同樣重要的是，既然文化認同的建立需要漸變加上驟變，當今區域國家在不認同中國文化的同時，大概也未曾建立起對美國的文化認同。的確，若與古

代中國相比擬，區域國家在制度、科技、學術等各個層面，確實都大力學習美國，且已有大戰後數十年的累積，但若再論及重大事件展現慷慨與道義，區域國家在美國身上獲得的經驗，恐怕更多是拋棄與背離。換言之，因為沒有文化認同的支撐，區域國家恐怕是不會誓死效忠美國。

不諱言，上述啟示只能說是後續研究的開端。一如朝鮮只是古代中國周邊諸多國家之一，就算朝鮮對古代中國有文化認同，也不能就此推斷當時整個區域的狀況；當今東亞區域諸多國家，因為各自不同的歷史背景與近代經驗，日後對中國能產生多少文化認同，對美國能存有多少文化認同，當然都還需要進一步詳細的探索與比較。但是，這正指出，僅是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邏輯是不夠的，國家並不只是機械式的，猶如受物理原理支配的物體運動一般，就理所當然服從現實主義所主張的生存與自助法則。文化認同的理念性因素，儘管不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壓倒物質力量的決定性因素，但仍是在物質力量之外，瞭解國際關係時不可或缺的環節。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海龍、劉曉敏，2010，〈朝鮮開國前清政府對朝政策的轉變〉，《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頁135-141。
- 玄花，2013，〈瀋館宗藩外交研究（1637-1644）〉，吉林大學中國史系博士學位論文。
- 朴炳培，2019，〈十九世紀末朝鮮的中國認識之背景與「脫中」問題〉，《政治科學論叢》，第82期，頁39-80。DOI:10.6166/TJPS.201912_(82).0002
- 全瑩、王陽陽，2011，〈清代後期柏覆在朝鮮活動述論——以《奉使朝鮮驛程日記》為中心〉，《延邊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頁78-82、91。
- 李元淳、崔柄憲、韓永愚著，詹卓穎譯，1987，《韓國史》，臺北：幼獅。
- 李英順，2009，〈朝鮮北學派實學思想與諸實學流派的關係〉，《東疆學刊》，2009年第2期，頁13-20。
- 呂萍，2007，〈簡論兩次朝俄密約事件與清政府的對應〉，《東北史地》，2007年第3期，頁67-71。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07.03.017
- 吳慶第，2011，〈韓國近代化改革運動之研究——以甲申政變為例〉，《嶺東學報》，第29期，頁199-212。DOI:10.29850/LTJ.201106.0010
- 季平子，2001，《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臺北：雲龍。
- 林亨芬，2011，〈甲午戰後清朝對朝鮮政策研究——以1896年遣使議約為例〉，《史耘》，第15期，頁45-63。doi:10.6609/THC.2011.015.045
- 周泮池，1992，〈略述中日「甲申談判」〉，《歷史教學》，1992年第7期，頁43-46。
- 姜秀玉，2013，〈論近代日本、朝鮮兩國的社會變革——以日本明治維新與朝鮮甲申政變之比較為中心〉，《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頁47-53。
- 姜龍范，1998，〈關於清季中朝邊務交涉的研究〉，《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頁50-54。
- 倪屹，2014，〈清季中朝乙酉勘界談判探微〉，《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頁77-81。
- 倪屹，2016，〈清季中朝丁亥勘界談判始末〉，《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73-79。
- 孫昉，2010，〈論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非成文契約性及其更張〉，《延邊大學

-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76-82。
- 孫衛國，2007a，《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孫衛國，2007b，〈義理與現實的衝突——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漢學研究》，第25卷第2期，頁187-210。
- 孫衛國，2019，《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張月瑩，2017，〈三道溝事件與朝鮮的應對〉，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史系碩士學位論文。
- 張靜、吳振清，2007，〈黃遵憲《朝鮮策略》與近代朝鮮的開放〉，《南開學報》，2007年第2期，頁93-100。
- 楊仕樂，2016，〈中國文化與中國對外行為：「興滅繼絕」理念與朝鮮「壬辰倭亂」〉，《政治科學論叢》，第70期，頁159-196。doi:10.6166/TJPS.70(159-196)
- 楊仕樂，2017，〈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1618～1637〉，《問題與研究》，第56卷第1期，頁53-79。doi:10.30390/ISC.201703_56(1).0003
- 楊仕樂，2018，〈崛起中國的權力政治或文化認同？歷史上中韓關係的實證檢驗1368～1449〉，《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9卷第1期，頁109-156。
- 楊仕樂，2019，〈漸變乎？驟變乎？明代中期以後朝鮮對中文化認同的歷史案例研究〉，《政治學報》，第68期，頁39-73。doi:10.6229/CPSR.201912_(68).0002
- 趙春虎，2005，〈長白山定界碑研究〉，延邊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歷史學科碩士學位論文。
- 簡江作，1998，《韓國歷史》，臺北：五南。
- 簡江作，2005《韓國歷史與現代韓國》，臺北：臺灣商務。
- 羅強，2009，〈甲午戰爭前袁世凱對朝鮮干涉及中朝宗藩體制的瓦解〉，《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頁58-60。

二、英文部分

- Crossley, P. K., 2002.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unnell et al., eds., 2004.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UK: Routledge.

- Elliott, M. C., 2001.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liott, M. C., 2009.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Harlow, UK: Pearson-Longman.
- Kang, 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 4, pp. 57-85. doi:10.1162/016228803321951090
- Kang, D. C., 2004.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pp. 165-180. doi:10.1162/016228803773100110
- Kang, D. C., 2005. "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00–1900." *Asian Security*, Vol. 1, No. 1, pp. 53-79. doi:10.1080/14799850490928717
- Kang, D. C., 2010.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pp. 591-622. doi:10.1080/09636412.2010.524079
- Kang, D. C., Shaw, M., & Fu, R. T., 2016. "Measuring War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1368–1841: Introducing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Sour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0, No. 4, pp. 766-777. doi:10.1093/isq/sqw032
- Kwan, A. S. C., 2016. "Hierarchy,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 and the Steppe Noma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2, pp. 362-383. doi:10.1177/1354066115598385
-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2006.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Joseon Dynasty-Origins of and System for Sillok Compilation." in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JOSEON DYNASTY*: <http://http://sillok.history.go.kr/intro/english.do>, Available: 2017/10/4.
- Perdue, P. C., 2005.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lips, A., 2018. "Contesting the Confucian Peace: Civilization, Barbarism and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in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4, pp. 740-764. doi:10.1177/1354066117716265
- Rawski, E. S., 2015.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316144572

Wang, Y., 2017. "Civilizing the Great Qing: Manchu-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1644–1761."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38, No. 1, pp. 113–154. doi:10.1353/late.2017.0002

Wang, Y., 2018.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三、韓文論文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a, 〈고 처사 허격에게 3품의 관직을 증직하라고 명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1103027_003 . 2020/1/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b, 〈관학 유생 이근원 등 7백 27인이 강세정이 송정 연호를 배척하였다고 연명 상소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wa_10312011_002 . 2020/1/11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c, 〈군민들의 일본인 질시로 인해 일본 공사가 거류민을 보호하고 김옥균 등이 일본으로 도망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2110020_002 . 2019/11/16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d, 〈궁내부 관제 중 개정 안건을 반포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4011018_002 . 2021/3/6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e, 〈김병시가 단발령에 반대하는 상소를 올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3301007_003 . 2019/7/5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f, 〈김성기 등이 서경에 수직을 서도록 하라는 상소를 올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4011016_003 . 2021/3/6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g, 〈《논어》를 강하면서 치평의 학문을 생각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0212015_003 . 2020/1/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h, 〈동지 겸 사은사 서장관 홍명호가 바친 문건 사건의 내용〉,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0404022_001 . 2020/1/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i, 〈동지 정사 유언호 등이 압록강을 건너와 후시의 세액과 중국의 사정을 알려 치계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1203013_002 . 2019/8/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j, 〈동지 정사 이강 등을 인견하고, 관서의 은을 빌려가려는 것을 책망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

- wua_13311003_001。2020/1/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k, 〈동지 정사 이재협 등이 청나라의 사정을 치계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1303008_001。2019/8/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l, 〈동지 정사 정석오의 졸기〉,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2504018_003。2020/1/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m, 〈몽고말을 바로 알고 김성발·홍성보·이정주를 개차하자는 지평 남태량의 상소〉,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0802013_003。2019/8/9。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n, 〈박배를 돌로 쌓는 문제, 남초를 심지 말 것 등을 하교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2107008_002。2020/1/7。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o, 〈밤에 복묘에 거처를 옮겼다가 청나라 오조유의 영방으로 옮기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2110019_001。2019/7/11。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p, 〈변란의 사유를 중국과 일본에 통보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2110019_001。2019/11/16。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q, 〈봉조하 송시열이 나라를 다스리는 올바른 도리와 경계를 상소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1302004_002。2019/8/6。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r, 〈부호군 구성임이 인조가 구굉에게 하사한 망룡전포를 바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0303105_006。2019/8/9。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s, 〈부호군 이남규가 재정 낭비, 조세문제, 법 적용의 형평성, 일본군사의 난입 등에 관해 진술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3106023_004。2019/11/16。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t, 〈북도 어사 엄우의 서계로 정탐한 사람인 남제극 등 6명에게 차등을 두어 시상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2212009_001。2020/1/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u, 〈사신 송상기를 체차하고 지식의 덮개에 묘호만을 써 자획을 크게 하게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ta_10007006_001。2020/1/4。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v, 〈사신 이정리가 중국의 구휼 제도와 서양과의 관계를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xa_10603025_002。

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w, 〈사은사 박필성 등이 돌아와 청나라의 정황을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3807026_001。

2020/1/16。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x, 〈삼도구 사람이 우리 나라 사람의 창에 상처를 입었다고 하자 검칙하게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1110009_003。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y, 〈상서의 내용을 문제삼아 지평 목태석을 유배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wa_12703026_001。2020/1/11。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z, 〈서단이 청과 화친을 청한 글을 논하다. 오명서의 뇌물수수를 대간에게 함문하는 일을 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1402014_002。2020/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aa, 〈승문원 정자 이가환을 불러 여러 경서의 내용을 질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0202014_002。2019/7/22。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bb, 〈열하로 이필하여 환도하지 않은 황제에게 열하 문안사를 보내게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ya_11112009_003。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cc, 〈영의정 서종태 등이 사은사 파견의 일·국경을 침범한 자들의 처벌의 일등을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3807020_00。2020/1/16。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dd, 〈영화당에서 재숙하다. 김종선이 황단에 행례할 때에는 급한 일 외에는 시사하지 않도록 청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wa_10307020_001。2020/1/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ee, 〈옥당의 관원들을 소대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1211030_003。2019/8/6。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ff, 〈유수원이 관제 서승도설을 바치고 인재를 침체되지 않게 하는 방도를 아뢰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1702008_004。2020/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gg, 〈의복 제도의 변경문제에 관하여 송근수가 상소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2107003_001。2019.2019/7/11。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hh, 〈이정제가 청인의 월경으로 해당 도신과 지방관을 감죄할 것을 청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0401029_003。2020/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ii, 〈임오년의 흉악한 역적 성인목 등을 남간에 가두고 정국을 행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2310027_001。2019/11/16。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jj, 〈장령 구윤명이 당하관의 복색과 부인의 머리 쪽을 명나라의 예에 따르도록 상서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2510005_001。2019/8/9。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kk, 〈재자관 홍명복이 수본으로 청나라 사정을 알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1208012_002。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ll, 〈접반사 박권 등이 청 차관의 접대에 대한 일을 봉계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3805005_002。2020/1/16。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mm, 〈접반사 박권 등이 치계한 청나라 목차 일행의 접대에 대한 내용〉,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3805012_005。2020/1/13。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nn, 〈정보화사업소개 정보화사업〉,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ntro/bizinfo.do>。2017/10/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oo, 〈제반 정사에 관해 논의하다. 명나라와의 의리에 관한 송시열의 수차〉,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0701003_002。2019/8/16。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pp, 〈주강을 행하고 특진관 채제공에게 호피를 내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4804029_002。2020/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qq, 〈주청 겸 동지사의 별단〉,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sillok.history.go.kr/id/wsa_10803002_003。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rr, 〈중국의 예부에 회답 자문을 보내다〉,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1106024_001。2020/5/10。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ss, 〈중국의 주변국의 공물, 아편의 영향, 사치 풍조에 대한 수역(首譯)의 별단〉, 조선왕조실록: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xa_10603025_003。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tt, 〈지석영이 백성의 마음을 치료하고 우수한 인재를 등용하자는 내용의 상소를 올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3107005_003。2019/11/16。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uu, 〈직강 김영선이 상소를 올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2510028_005。2019/7/5。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vv, 〈척사 윤음을 내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0308003_001。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ww, 〈청나라 광조서의 편지에 관해 의논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1012003_002。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xx, 〈청나라 차사 목극등이 백두산을 심사하고자 의주로 나오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3802026_002。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yy, 〈청나라 차사의 일, 양역 변통의 일, 주서 천망의 일 등에 대해 논의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3802027_002。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zz, 〈충량과의 흥패에 청나라의 연호를 쓰지 말게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4002006_002。2020/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aaa, 〈칙사의 요구대로 백금을 주도록 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ta_10102017_003。2020/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bbb, 〈한재로 인해 소결을 시행하니 김수항 등이 심집의 관작 추복을 청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b_10704011_001。2020/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ccc, 〈한재로 인해 소결을 시행하니 김수항 등이 심집의 관작 추복을 청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b_10902004_001。2020/1/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ddd, 〈함경 감사가 러시아인이 경원부에 와서 변경 교역을 청하였다고 보고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za_11604029_001。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eee, 〈헌서 재자관 변복규가 보고 들은 바를 올리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1612005_003。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6fff, 〈황력 재자관 이진복이 황제의 만수 경전의 거행 등을 수본으로 보고하다〉, 조선왕조실록 : <http://sillok.history.go.kr/id/>

wva_11111023_001。2019/8/4。

국사편찬위원회，2006ggg，〈회환한 열하사를 소견하고 중국의 사세를 묻다〉，조선왕조실록：http://sillok.history.go.kr/id/wya_11206019_001。2019/8/4。